



肖复兴 要力石 主编
新华好读小说系列 2

点灯

Diandeng

著名作家张炜作序推荐

李铁 著

新华出版社



尚重兴 姜力石 主编
新华好读小说系列 2

灯

Diandeng

李铁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点灯 / 李铁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12

(新华好读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011 - 9540 - 4

I. ①点…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9464 号

点 灯

作 者: 李 铁

责任编辑: 段晓红

特约编辑: 赵 虹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a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1 - 9540 - 4

定 价: 32.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12) 2806333

序

我们的雅文学阅读状况到底如何？这是很多人常常议论、且结论并不乐观的事情。对待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也许有些犹豫，因为它稍稍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明白的。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到好书、走进高质量的阅读生活中去，这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听到的说法却是雅文学书籍的溃退；甚至有人极而言之，说许多人不再读或基本上不再读了。

如上说法让人深表怀疑。因为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的出版机构每年印出的雅文学作品总量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在许多年里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了市场需求，证明事实上完全没有那样的悲观。

如果再加上不断出版的哲学思想类读物，这个深沉的阅读群体就更大了。原来我们的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危机。但夸大了危机并非说明没有危机——我们发现深度阅读真的受到了空前的干扰。这是商品经济时代纠合各种现代传媒蜂拥而上，造成的一种综合结果。人变得行色匆匆浮躁焦促，再难得有一本书一杯茶那样的美好时光。

那真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我们许多人会回味和追求那样的时光，因为它包含了不可取代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这种难忘的享受失去了，其实是一种不得已、一种深长的遗憾，更是一种剥

夺。可以说，人们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够——现代生活节奏过于急促和紊乱了，它使我们丧失了那样的生活机会和生存质量。

有人还会顽强地追寻那种境界、那样的可能。如果说这是一场人生幸福的保卫战，也毫无夸张。现实中的确有一大批人能够进入深度阅读，寻到最美好的文学思想类书籍。他们关心的是人性深处的奥秘，对诗意人生仍然葆有极大的好奇心和向往心。他们对形而上、对人类有史以来的重要精神成果，始终抱有无法疏离的追随的信念。但由于这种深沉的阅读和思考常常与相应的性格相辅，所以我们往往听不到他们的宣告和议论，听不到他们轻浮的发言和多嘴多舌——于是在一般的传媒所体现和反映的表象上，就缺少了他们的存在。

可是阅读世界里的真实情况离不开他们，尤其是高雅读物的阅读实况，几乎完全要由他们来支撑。

问题是出版者和写作者，大家更多地站在谁的一边？

答案是，我们不能完全站在通俗和娱乐一边。因为这既不符合人类阅读的真实状况，也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未来。

我们特别需要出版界传媒界文评界、当然更是写作界的坚持和坚守。这不是什么悲壮的行为，而只是一种真实自然的对人类健康生存的向往、对一种追求和劳动的尊重而已。

这就说到了新华出版社推出的“新华好读小说系列”。这个系列第一辑共收入六部文学作品，可以算是出版界和写作者的新开拓。

这六位作者或是近年来活跃的作家，或是发力深长功底深厚的作家，总之他们的作品都是值得推荐给读书界的。编者从众多的文稿中发现新作，产生了阅读兴奋，而后再经过辛勤工作送达读者手中，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我们的文学阅读正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往前推进，从而保持一种生气勃勃的局面。

川妮十五岁入伍，曾在部队话剧团任编剧，获得戏剧文学奖，出版过长篇小说。这部小说集《谁是谁的软肋》，是侧重抒写情感的作品。

李铁发表过大量中短篇小说，是近年十分活跃的新进作家。《点

灯》为其小说结集，写了工厂生活，为人打开另一个艺术视角。

燕冲曾是资深文学编辑，功力深厚，《猫之舞》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作是一曲罕见的现代艺术变奏，令人耳目一新。

李骏曾为军旅作家，是一位不倦的写作者，曾获得多种文学奖项。《城市阴谋》这部长篇小说是他最新的艺术尝试。

甘臻身为媒体人，却能执著于文学写作，出版有多部诗集和长篇小说。收入本丛书的《1971，江湖传奇》，是一部融汇了武侠小说元素的、令人称奇的现代作品。

刘玉峰是专业作家，在长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影视领域均有大量创作，是艺术的多面手。《虚火》作为长篇小说，生活容量又有了进一步拓展。

对如上作家作品的细读、剖析与评价留给了广大读者。因为他们的感受是最为直接、也是最值得信赖的。在极为纷繁复杂的文字丛林中，希望这个“好读系列”没有使人失望，并希望它们脱颖而出，获取新的光荣。

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张炜

2010. 12. 20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工厂的大门 / 1

合同制老总 / 35

点 灯 / 77

独木桥 / 111

带头微笑 / 141

安全简报 / 179

工厂上空的雪 / 215

梦想工厂 / 246

工厂的大门

在这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马路上，刘志章的自行车开始加速，他必须在那声粗暴的汽笛声响起之前闯进前面的那扇大门。昨晚他睡得太晚，都零点了，金丽的脑袋还在他的胸脯上蹭。金丽说，我早就知道你 not 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怎么能把那种异常的声音从乱成一锅粥的噪声中提取出来呢？金丽曾是一家制药厂的化验员，提取、分离这样的词汇用起来十分顺手。她接着说，我去过你们厂，我听过那些机器的声音，正常的声音和异常的声音就像针扎了手疼得喊一声和做爱来了高潮兴奋地喊一声一样，是很难分辨的。但你分辨出来了，我知道，也只有你才能分辨出来。金丽的这种比喻令刘志章本已高涨起来的困倦又一次退潮了，他对着金丽的耳朵说，你说得没错，因疼痛喊出来的声音和因快感喊出来的声音真的很难分辨，和你做的时候你一叫我就懵，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的声音太像疼得受不了才叫出来的。金丽说你真笨。刘志章说我不笨，不信咱们再来一次。于是就真的再来了一次，时间就这样不可救药地滑到了下半夜。等早晨一睁眼，已经是七点钟了，刘志章顾不得洗脸吃饭，他胡乱穿了衣服就走。

自行车冲进大门的一刹那汽笛就响了，它冗长的尾音和身后自动铁栅栏延伸的声音联合起来，组成了一种新的声音，有些像昨夜他家那张不堪重负的双人床发出的声音似的，既杂乱无章又一丝不苟。这家工厂给刘志章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声音，按分贝来比较，尽管这种声音远不

及厂房里众多的机器发出的声音洪亮，但这种声音以它独有的威慑力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其他声音的包围，以锐利无比的形式深入了他的骨髓。无论什么时候或什么地点，只要听到这种声音，甚至只要想到这种声音，刘志章都会感到脊背一阵阵发麻，一颗本来平静的心即刻会像遭遇了石击的水，激起一柱冲天浪花来。

此时厂院里的行人已经寥寥无几，没有特殊情况，谁也不愿把自己搞得如丧家犬一样仓皇。刘志章把自行车存进车棚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去班组，而是径直朝分厂的办公室去了。今天对刘志章来说的确与往常不一样，尽管阳光还是那样的阳光，厂房还是那样的厂房，但今天的阳光和今天的厂房一样对刘志章将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刘志章走进分厂厂长办公室之前还特意仰头看了一眼无处不在的阳光和高大灰暗的厂房，他知道，这个日子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纪念的。

然后，刘志章推门进屋，迎着分厂厂长老孙惊愕的眼睛走过去。老孙和刘志章一样都是四十出头的汉子，二十年前，他们在同一天肩膀挨着肩膀迈进了这家发电厂的大门，这之后老孙一步一个脚印走进了这间办公室，刘志章则原地踏步了二十年，仍然是值班室里的一名普通工人。刘志章对此感慨颇多，而老孙却认为这十分正常，刘志章嘛，他永远都不适合做领导，尽管他的风头曾经比领导还大，但那所谓的风头正是升职的大忌，认识不到这一点，刘志章虚度二十载就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你怎么不去接班呀？老孙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你不会是到这里来接我的班吧？刘志章苦笑了一下说，这种事情只会在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日子里发生，可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出让地球反转的办法来。见老孙开心地咧着嘴笑起来，刘志章也嘿嘿地跟着笑了两声，他知道老孙不是一个随便施舍笑声的人，除了对他刘志章，老孙还没跟几个工人开过玩笑。从这一点上讲，老孙还是对刘志章高看一眼的。过去的情形暂且不论，现在的刘志章有足够的理由对老孙的施舍受宠若惊。他知道这种玩笑不宜开得过长，就话锋一转切入正题，他说，我来找你是汇报一个重大情况的，昨天我在生产现场作交接班检查时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声响。刘志章拉了一把椅子坐到了老孙的对面，他想说有一台运行的发电机组的轴瓦发出的声音本应该像女人叫床的声音，是充满愉悦

的，可现在变成了女人被针扎了一下后发出的声音，是充满痛苦感的。他觉得金丽昨晚的比喻十分生动也十分贴切，这样讲应该很便于老孙理解。但话到嘴边了他还是一使劲咽了回去，他突然想起老孙是个很反感用男女关系开玩笑的人，自己这样讲会闹个事倍功半的效果，就不划算了。临时改词，嘴上就显得有些结结巴巴，刘志章的目光在这一瞬间绕过老孙有些迫不及待的眼神，落在了他身后的窗户上。刘志章看见窗外有一簇月季花正在盛开怒放，他知道办公室外面有一个小花园，他还知道小花园的院墙后面是厂里三产的养猪场，他甚至还知道养猪场的后面有一个个体养殖户的羊圈。刘志章突然就不结巴了，他说轴瓦发出的声音本应该像羊叫一样咩咩的，而不应该像猪哼一样吭哧吭哧的，问题是现在轴瓦发出的声音就像猪哼一样是吭哧吭哧的。

老孙觉得刘志章啰啰唆唆的比喻十分滑稽，就又咧嘴笑了起来，但笑纹刚刚漫上五官他就意识到了什么，于是赶紧收敛笑容，努力使自己变得严肃一些。由于笑容与严肃交接得比较仓促，呈现在脸上的表情就十分生硬和怪异，他就腆着这副怪相大声问刘志章，你是说轴瓦运行的声音出现了异常？刘志章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

老孙是工程师出身的分厂厂长，对这些技术参数有着十分敏感的神经，轴瓦声音异常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也就是说能发出异常声响一定是轴与轴瓦之间的接触出了问题，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轴瓦磨坏了就得停机停产，这对于一个容量为三十万千瓦的大型发电机组来说损失是惨重的，值班人员下岗回家自不必说，就是他这个分厂厂长恐怕也当不成了。老孙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就是脖子上压把刀，那感觉也不过如此。

老孙瞪大眼睛问刘志章，你敢肯定这种声音的确是异常的？刘志章也瞪大了眼睛说，我也没有喝酒，我不会拿这么大的事情来和你开玩笑。老孙说，好，你先去接班吧，我一会儿就去现场。老孙说罢就起身开始换工作服，刘志章转身离去的时候瞥了老孙一眼，他觉得刚才的老孙还是一棵被阳光晒蔫的无精打采的植物，经他这一刺激，这棵植物一下子就挺直了腰杆，变得生机勃勃了。说白了，老孙和他刘志章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屁股下面的椅子都不是铁打的。这样想过之后，一种失而复得的信心就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刘志章重新走到厂院里的时候如释重负，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终于在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里开始实施。他知道这个“终于”得来不易，它浓缩了许多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现在，更确切地说是在不久的将来，他终于将缔造一段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了。在走进厂房的一刹那，他甚至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厂房里的巨大噪声像一只巨鳄吞吃一只小虾一样吞噬了刘志章的口哨，这种噪音是一种合唱，是由众多的性能各异的机器设备一起歇斯底里喊出来的合唱。这些机器都不是合唱队员，它们一个个理应都是独唱高手，有的声音像飞机启动时螺旋桨发出的巨大声响一样轰鸣如雷，有的声音则是几百个钢球滚在一起相互碰撞发出的，足可以震裂你的耳膜，有的声音尖利，像一把锋利的刀尖划过一块巨大的玻璃。每一种声音单独响起来都是一首绝唱，而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效果呢？它足可以令一个没有聆听经验的人双手捂耳、抱头鼠窜的。

刘志章迅速从这种“歌声”中穿过，他来到值班室的时候交接班仪式已经结束了，值班长老郭气呼呼冲着他嚷道，都时候什么了你才来，是不想干了吧？老郭比刘志章小两岁，若干年前他是绝对不敢这样对刘志章讲话的，但现在情形不同了，他不但敢这样对刘志章说话，而且还敢对他手下的二十几个值班员中的任何一个这样说话。对于老郭和许多比老郭级别还高的头儿们的这种骄横态度，刘志章经过了坚决抵制、不习惯、习惯的过程。要在其他的日子，刘志章会低眉顺眼，编一些可以蒙混过关的理由来搪塞老郭的，但今天显然是个不同于往常的日子，刘志章觉得有必要用不同于往常的态度来回敬老郭一下。他笑了笑然后说，你说得不对，不是不想干了，正因为不是不想干了，所以我才这么晚来接班。老郭皱起眉头说，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刘志章说，你现在听不明白没关系，一会儿会有人叫你听明白的。老郭问谁。刘志章说，可能是分厂厂长老孙，也可能是老孙的上级苏总工程师，也可能是苏总工程师的上级高总。老郭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说，我这一百多斤也不是吓出来的，你不用故弄玄虚。老郭嘴上虽依然强硬，但行为上已经露怯了，他说过这话之后，破天荒没有再追问刘志章的迟到问题，而是找了个借口干别的去了。

刘志章顺利地坐到了自己应该坐的位置上，因为免去了老郭的许多

废话他感到十分开心。他的前面是操作盘，操作盘的上面是仪表盘，值班室的全称是机组控制室，发电生产的科技含量比较高，所以摆在眼前的尽是些仪表和电脑荧屏。和刘志章并排坐着的有七八个人，他们各司其职，又相互协作。刘志章不时扭头瞧一瞧同伴们的脸，因为心里高兴，他很想和他们说一些什么，可说什么呢？这些人都是一些沉默寡言的人，或者用感觉迟钝来说他们更贴切一些。如果他说说的话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是很难将他们那一张张比仪表还呆板的脸改变的。刘志章曾不止一次跟不同的人讲过，他说人跟机器待久了，是很难不使自己变成机器的。

你们知道大朱那个人吧？刘志章歪着头冲着大家说，看他那双眼睛贼溜溜的好像蛮机灵，其实是个呆鸟。刘志章很喜欢用呆鸟这个词来形容他不喜欢的一些人，其实呆鸟这个词用在他的这些同伴身上才是最恰当的，但此时他只好把这个词送给大朱。他见大家都转过眼珠看他，兴致就陡然高涨起来，他提高声音说，大朱是个声盲，你们听过色盲、文盲没听过声盲吧，今天就让你们听一听好了，什么是声盲呢？就是对声音缺欠一种基本的分辨力，比如把钟声听成了锣声，把狼嚎听成了狗叫。最有意思的是大朱居然听不懂女人的叫声，你们都记得他曾处过一个对象是女护士吧？他们第一次上床，做到兴奋处女护士就嗷的一声叫了起来，大朱立即停止了动作，女护士说继续呀，大朱说看你疼得这个样子我怎么忍心继续呀？女护士说没事的，你只管继续吧，于是大朱就继续，片刻，女护士又一次嗷的一声叫了起来，大朱的动作就又停止了。这次女护士再让他继续他怎么也不继续了，他说我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听你的叫声都那么悲惨了，我还忍心继续我还是人吗？这一次之后，气得女护士就和他吹了。

刘志章说到这身边终于响起了稀稀拉拉的笑声。这个故事显然是刘志章临时杜撰的，也可以说是受了昨夜金丽的那个恰如其分的比喻的启发而编出来的。刘志章有这个本领，其实除了这个本领之外刘志章还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本领。只要刘志章高兴，这些本领就会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起来，不受任何规则限制地给他带来快乐和好处。

笑声还没有完全落下去，值班室的门就被一伙人撞开了。率先进来的是老孙，他的身后跟着分厂的工程师、技术员等一班人马。老孙冲着



每一个脸上漾出笑纹的人厉声喝道，笑什么，是不是都物色好新的单位了，不想在这干了？笑波立即消失，每个人都迅速地戴好了那张刻板的道具，一丝不苟地盯住前面的仪表盘。不想在这干了是老孙最具威慑力的一句话，老孙很满意这句话的使用效果，所以使用频率就相当高。要在以往他不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就善罢甘休，但今天不同，今天他显然是冲着刘志章来的。他走到刘志章跟前，尽量把疑问在脸上无限扩大，他说我刚从那个轴套跟前过来，我怎么没听见那种猪哼一样的声音呀？

可我明明听到了。刘志章说，猪哼和羊叫绝对不会是一种声音，只要你用心听，应该能听得到的。老孙说，你是说我没用心听？刘志章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种声音真的存在。老孙摇摇头说，可我没听出来。他说罢指了指身后的那一串人，说，他们也没听出来呀，我看这毛病好像不是出在机器上，而是出在你的耳朵上，你的听力是不是出了问题？刘志章急得几乎跳了起来，他从椅子上挺起身体，一边比划一边大声地嚷，这怎么可能呢？我的耳朵怎么会出问题呢？我们可以一起再去听一次。老孙摆摆手说，不必了，如果真异常的话，我们这些人一个听不出来两个听不出来不能人人都听不出来，我劝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自己的听力吧。老孙说罢带着一伙人就离开了值班室。

声盲。有一个同伴开口道，我看老刘你才是声盲！他的声音未落，值班室里即刻炸开一片笑声，那一张张刻板的道具在这一瞬间都被大家抛掉了。

没有谁否认过刘志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就连老孙那种自视很高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刘志章脑瓜冲，是个人物。若干年前，刘志章在厂里的知名度是老孙无法比拟的，提起刘志章，人们立即就会想起那个相貌堂堂、衣冠楚楚、走路永远高昂着头的小伙子。人们说，刘志章嘛，那小子的脑袋可没白长，稀奇古怪的念头能掏出一车皮来。人们说这话时都一脸的真诚，是真正的有感而发。

入厂第一天，刘志章就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大家的注意。那天人事科的小高给大家上入厂教育课，小高说，电力生产是个复杂而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过程，没有三年五载是很难精通的，咱不说别的，就是厂房里那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阀门名字就够你背上一年的。所以我要求大家要端正态度，虚心学习。小高的话还没说完，新工人中就站出一个人来，这

个人就是刘志章，他大声说，虚心学习我没意见，但背几个阀门用得着那么长时间吗？我认为一年太久，要只争朝夕。小高的脸马上就变了色，他问刘志章是什么意思。刘志章说我没什么意思，人生苦短，时间金贵，要提高学习的效率才行。小高说，一年我还是搂着说的，有多少人干到快退休了，还记不全那些阀门的名字呢，年轻人说话不要把弓拉得太满。刘志章说，我说话向来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这些阀门我会在一个星期内背得烂熟，不信，咱们可以当场试验。小高问怎么试验。刘志章说，你可以报出一些阀门的名字，看我记得下记不下。小高也来了犟劲，他说好，我这就报，我看你记得下还是记不下。说罢走出会场，不一会儿赶回，拿来了一个本子，翻开就念，主蒸汽门、主蒸汽加热总门、上下汽罐加热分门、二抽至锅炉推动门、空气系统至凝汽器门……小高一口气念了三十六个阀门的名字，他抬起头用很轻蔑的目光盯住刘志章说，我只报三十六个，你能给我复述一遍吗？刘志章笑道，漫说三十六个，就是三百六十个我也能给你复述出来。刘志章这句话令小高十分恼火，他几乎忘了这是一个坐着一百多个新职工的会场，他甚至忽略了其中还有十几个没结婚的大姑娘，他居然被气得说起了粗话，他说牛×不是吹的，你给我报，你给我报呀？刘志章很平静地说，好，你听好大家也听好，我报错一个门我自愿不入这家厂。主蒸汽门、主蒸汽加热总门、上下汽罐加热分门、二抽至锅炉推动门、空气系统至凝汽器门……刘志章一口气报下去，连个停顿都没有，居然一字不差地把三十六个阀门的名字行云流水般报了出来。他的声音戛然而止的时候，会场里静得空气都凝固了，片刻，掌声像骤雨一样响了起来。脸涨得像猪肝一样颜色的小高也不得不尴尬地拍了几下手，这个新工人的记忆力的确令他既吃惊又佩服。

除了超常的记忆力，刘志章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过人之处，比如他的讲演才能。刘志章经常在他的朋友圈里发表演讲，讲演场所有时是他家院子的门洞，有时是厂房里一个相对僻静一些的角落。一群年轻人凌乱地或坐或站，起初大家本是你一句我一句胡乱地侃，但侃着侃着事态就发生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变化，杂乱的声音逐渐地沉下去，浮出水面的只有刘志章的声音了。只见刘志章一手叉腰，一手不停地在眼前比划，那姿势很容易令人想起某个伟人。刘志章讲话的时候一双眼睛亮得几乎



使人惊讶，这双亮眼不停地扫视着听众，也可以这么讲，是他的目光和他的声音联合起来征服了大家。他口若悬河，讲什么呢？大到国际风云变幻、经济动态，小到厂房里某个设备的机械性能、家长里短甚至生活卫生和做爱技巧。刘志章不可能是个样样精通的全才，但他的确是个样样都懂一点的有着广博知识的人。他喜欢读书看报，喜欢打听小道消息，他的超群的记忆力和联想发挥的能力使他如虎添翼。对他所讲的一些事情大家是很信服的，无论是国际国内的大事，他都能像新闻简报一样播报给大家，所不同的是，他要比电视里那些播音员活泼得多，讲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花边新闻时，他动用了大量的细节来吸引大家，而这些显然正是大家所喜欢听的，这些细节毫无疑问是他加枝添叶杜撰出来的。有人说，如果刘志章能专心写小说，保管能让那些专编无聊故事的专业作家没饭吃。

刘志章说，莱温斯基是这样走进克林顿的办公室的，实习生莱温斯基本来是去找克林顿秘书的，那是个很英俊也很干练的小伙子，两个人眉来眼去刚刚有那么一点意思。莱温斯基来找他，可他偏偏不在。这个时候，走出办公室的克林顿就恰好和莱温斯基碰了个对脸。见到了总统，莱温斯基有些不好意思，她本来是想礼貌性地地点一下头赶紧躲开，但克林顿叫住了她。克林顿说，你就是来这里实习的莱温斯基小姐吧？莱温斯基说是。克林顿接着问，在这里工作感觉怎么样，还习惯吧？莱温斯基说，习惯倒没什么不习惯的，只是一想到每天是在和总统一起工作，自己就有一种不真实感。克林顿笑了，笑得非常随和，他甚至伸手拍了一下莱温斯基的肩头，然后说，你这种不真实感令我汗颜，也就是说在我的身上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毛病，现在我向你检讨，同时我还要邀请你到我的办公室去，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你看好不好？莱温斯基受宠若惊，当然说好。她就是这样跟着克林顿走进了总统的办公室。在那张宽大得不能再宽大的长沙发上，两个人谈了很久。起初谈的都是工作，后来就涉及了个人问题，克林顿问，莱温斯基小姐一定有一个出类拔萃的男友吧？这话要是由别人问，莱温斯基肯定用坚定的语气说，是的，他就是总统的秘书。但这话是克林顿问的，莱温斯基就没有这样回答，她的脸颊微微红了，然后低下头说，我还没有男友呢！克林顿说，你这么出色，一定会有一个出色的男友的。莱温斯

基说，总统先生，我想看一看你的手。克林顿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左手伸了过去，说，你还会像吉卜赛人那样看手相？莱温斯基说我只会看情运不会看官运。克林顿笑道，我的官运已经登峰造极，不需要看了，我需要看的也许恰恰就是情运。莱温斯基接住了克林顿的那只手，她用自己的手轻轻抚着克林顿手掌上的纹络，她发现总统的手心已经有了湿湿的一层汗，这层汗被她擦在自己的手上，然后又往自己的裙子上一抹。她说，总统先生的情运是由明到暗，再由暗到明，怎么说呢？就是最初的时候是明确的，而到了中段，也就是到了中年这一段是模糊的，到了后来又趋于明朗了。克林顿说，可是，我真的需要明朗起来，这需要你的帮助。克林顿的脸居然红了，他手上一用力，两只手就不可救药地握在了一起。

有人提出了疑问，说到底是克林顿在勾引莱温斯基还是莱温斯基在勾引克林顿。刘志章说他们谁勾引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技巧，记住，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都是从手的接触开始的。尽管人们可以找出一大堆破绽来质疑刘志章，但是对刘志章的讲演大家还是欢迎的，谁会拒绝能令自己开心的事情呢！

刘志章另一个令人称道的本领是对机械原理的超人理解，比如一台水泵，它的工作原理很容易理解，但刘志章对它的理解总会超出这一台水泵的范畴，也就是说他能通过这台水泵，讲出一系列与它有关的机器的原理，他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大家对他的本领都很佩服。令大家看不惯的是他的派头和傲气，厂里的总工程师老李是清华大学热动系毕业的高才生，又有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大家对老李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唯独刘志章不以为然。当人们用赞叹的口气提及老李，刘志章就一脸的不屑，他从嘴角挤出一丝冷笑说，那要看跟谁比，跟老刘比，他就什么也不是。当时还是普通技术员的老孙实在看不过眼，就对刘志章说，人不要太狂了，你脑瓜好使，比我有能耐，这我服，可要说你比人家老李还厉害这就有点过分了，我可不服。刘志章说服不服是你的事，但事实就是事实，他和我比，小巫见大巫而已。

后来，刘志章还真有了一次和老李进行比试的机会。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刘志章所在的班组里的工友们认为厂里给他们定的奖金指数太低，大家一商量，便呼啦啦一起去找当时的分厂厂长理论。最初刘志章



并没有显山露水，他被裹在群情激愤的人流里绝对是一朵平淡无奇的浪花。涌进分厂办公室后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分厂厂长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给你们定这个数自有定这个数的道理，你们这样闹可是违犯厂规的。有人嚷道，你别拿厂规吓唬人，今天你不讲出个道理来我们就不回去干活了。分厂厂长说我们是根据劳动强度来分配奖金的。有人嚷道，什么劳动强度？你分厂厂长不干活奖金怎么还比我们高？人们好像找到了合适的理由，都附和道，对呀，这你怎么解释？分厂厂长憋出一头汗，不知说什么好了。这时候总工程师老李正好走进来，分厂厂长立即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他拉住老李的手说，李总你给评评理，他们居然嫌自己的奖金比我低。老李很鄙夷地瞥了这个有些窝囊的分厂厂长一眼，然后甩开他的手对大家说，你们不是问分厂厂长不干活为什么奖金比你们拿得高吗？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们，为什么？因为智力和贡献，换句话说，脑力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是体力劳动者所无法比拟的，比如生产一个工件，没有人设计它，你们怎么生产？没有人做管理者，你们大家就是一盘散沙，又怎么能进行有秩序的生产？见众人稍微安静一些了，老李便乘胜追击，接着说，一个人的工作位置是由他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来决定的，比如我当总工程师，就得要掌握比你们多得多的知识，厂里有大大小小上千种设备，哪样我不得熟悉不得精通呀？你们谁不服可以跟我比试比试，能者上，有比我强的我自愿让位。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吭声了，心想你是什么人呀，我们怎么敢以卵击石跟你比呢！老李笑道，既然大家都不吱声，也就都明白这个理了，还是都回去好好工作吧。老李的话音刚落，刘志章就挤到了他的跟前，刘志章冲着他龇牙一笑，说，先别急，我怎么听你这些话这么别扭呢？照你说，我们工人中就没有一个比得上你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和我比一比，如果我输了，大家的工作由我来做，谁再要奖金你让他朝我要。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刘志章，都一副恍然的样子，是呀，怎么会把他忘了呢？他可是厂里的大能人呀。众人的情绪一下子又被激活了，都齐声嚷，对，你们比一比，比一比嘛。

众人嘴上虽惊天动地地喊，但心里还是忍不住发虚，都知道刘志章跟一般人比还行，可跟老李比，恐怕不会是对手。老李歪着头打量着这个突然杀出来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由于他在厂里高高